

光輝的歷程



红旗谱

HONGQIPU
之六 飞出牢笼

河北美術出版社

《红旗谱》之六



飞 出 牢 笼

FEICHULAOLONG

原著者 梁 斌

改编者 赵 敦

绘 者 张辛国

扫 描 自治州

制 作 自治州



河北美術出版社

内 容 介 绍

本集是《红旗谱》之六。叙述江涛等革命青年学生被反动派捕去以后，张嘉庆侥幸从二师逃出。可是，在逃走途中，又被敌人打伤，住进了医院。由于朱老忠的协助，争取伪军冯大狗得以成功，他终于巧妙地逃出了医院，奔上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。



黎明还未到来，四周黑糊糊的。张嘉庆在混乱之中，跳出窗口，蹑手蹑脚地溜进储藏室。



他刚藏好，只见敌人端着刺刀进来了。他们是捡洋落儿的，到处用刺刀乱戳。因为没有油水，一个个失望地走了。



张嘉庆一直熬到天黑，才走出储藏室，翻身上了瓦房。这时，忽然北边有人喊：“干什么？站住！”一听喊声，他连忙翻过屋脊，从房上跳到大街。



张嘉庆怕有敌人赶来，躲在墙角一看，却是朱老忠和严志和，他这才放心了。



朱老忠见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，拉着嘉庆朝南就走。他边走边问：“江涛呢？”张嘉庆说：“被捕了！”严志和一听，眉毛拧成了疙瘩。



他们三人来到师范学校门口，被岗兵截住。盘查他们干什么去。朱老忠说是找学生的，才放走了他和严志和。



谁知岗兵认识张嘉庆，不让他走。张嘉庆一看不妙，拔腿就跑，随即岗兵向他打了两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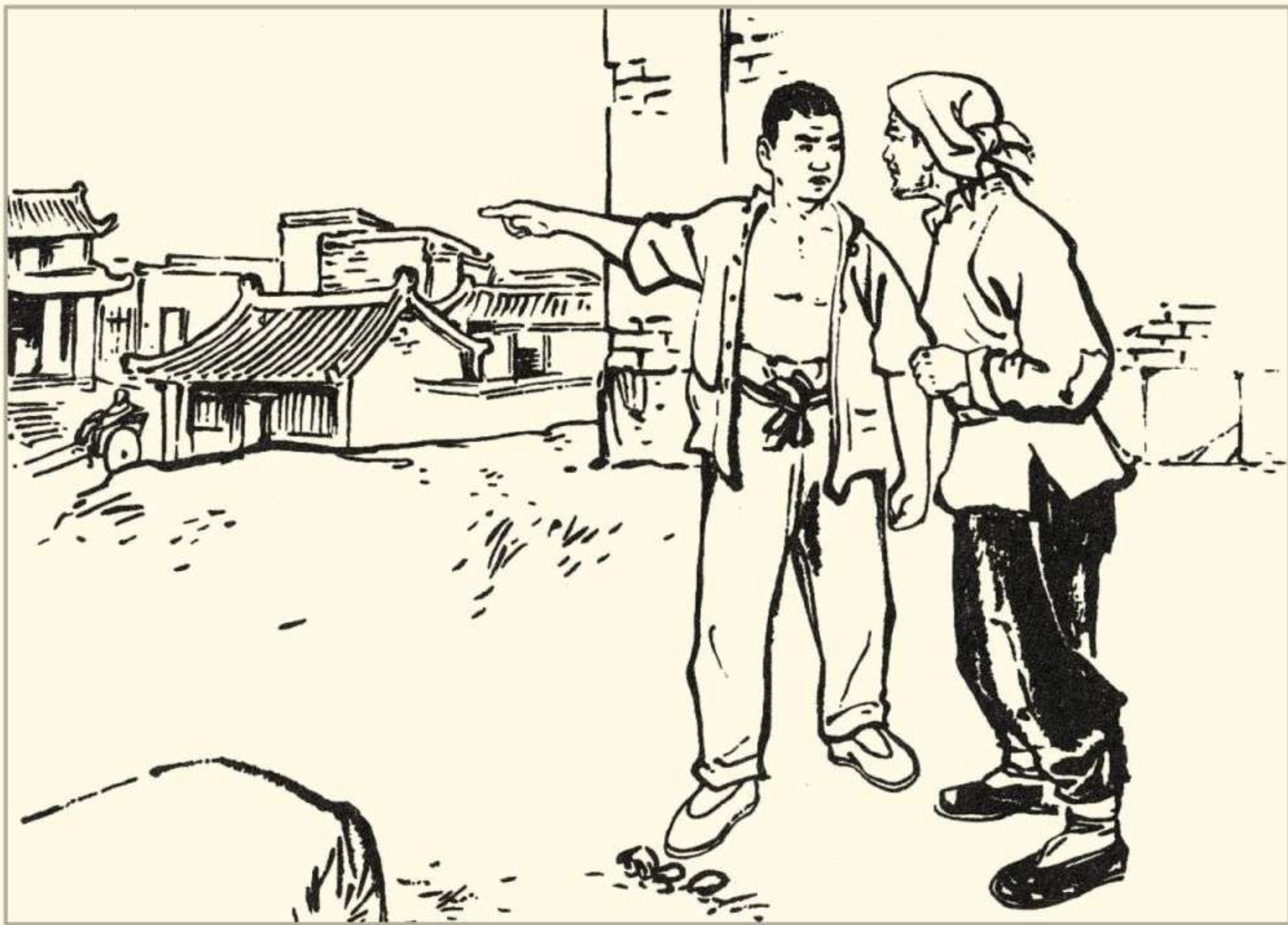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枪声，张嘉庆栽倒地上。朱老忠一看，不敢去救他。于是，装着抽烟观察动静。等了一会儿，见两个穿白衣服的人把嘉庆抬走了。



他俩来到操场见老夏躺在那里，朱老忠鼻子一酸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心罩说：“老夏同志，安息吧，我们一定为你报仇！”



两个老人心里好像开锅水翻上倒下，迷迷糊糊地来到万顺老店。



严志和待不下去，就在街里走来走去。他遇见一个人，忽然问道：“监狱在什么地方？”那人答应道：“前边呢！”



天黑了，走到一座古式瓦房前，岗兵喝了他一声，他才如梦初醒地说：“儿子被捕了，想去看看！”岗兵说：“也不看时候，明天再来！”吓得他倒退两步。



绕过岗兵，仰头望着高大的狱墙，他真想晃动着肩膀，扛倒狱墙，看看儿子。



用脊梁咚咚地撞了几下，撞的脊梁流了血，眼里直冒金星，爬倒地上。



他昏迷地出了城，看着哗哗的河水，想到跳河，想到死，自言自语说：“死了倒也干净！”于是，他向黑暗里笑了笑，脱下了小褂。



他正要往下跳，忽然背后有人把他搂住，他仔细一看，却是朱老忠。



原来，朱老忠在店里不见严志和，怕出意外才找来的。严志和说：“大哥，我没活路了！”朱老忠拉着他往回走，说：“不要说傻话了，回去再说！”



来到客店，两个人沉默了半天，朱老忠说：“你想，你这样做对不？”严志和说：“关起了运涛，拿了我的宝地，如今又关起了江涛！唉，他们不让我活了！”



朱老忠猛地站起来，说：“为什么不能活？有嘴，能说，有手，能打，有腿，能走，就能挣扎，就能活下去！咱们不是白活了，要撑住点骨头！”



严志和伸着胳膊，向前抓着，说：“我，我要杀……”朱老忠忙搂住他说：“你定定心，静一静，明天去和贾老师联系一下再说。”



两个人躺下后，都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朱老忠想：这时候，得去找找贾老师给开导开导，心里更有底。于是，他决定先到严萍家去联系，再作主意。



第二天一早，朱老忠来到严萍家。严萍把他迎到屋里，说：“江涛他们被捕了，今后可咋办？”朱老忠说：“我是来找贾老师想办法的。”



这时，电铃响了。严萍开门一看，是贾老师。自从昨夜枪响后，他一夜未睡。现在是来找严萍商量救济工作的。



贾老师来到屋里，一看严萍在做准备，说：“对，快点收拾。把有红旗和共产主义字样的都烧掉！”



贾老师愤恨地说：“要记住，统治阶级不会不杀人；师生们虽然被捕被杀，这种英勇行为，永远是我们的模范。我们要做最大努力，营救他们。”



今后怎么办，都盼望贾老师及时指导。贾老师说：“为了打击反动派镇压抗日的凶焰，我要到高蠡地区去发动农民起义，开展游击战争！”



贾老师一说，他俩都想跟着走。贾老师说：“你们要坚持斗争，这里要有人负责。跟严萍设法通过关系，照顾监狱的同志，让朱老忠、严志和到思罗医院去营救负伤的人们。”



朱老忠从严家出来，回到客店，把贾老师的话告诉严志和。两个人商量好，由朱老忠扮成家属，到思罗医院探望张嘉庆。



思罗医院是美国教会医院，现在专为军阀杀伤的人们医治。病床上的张嘉庆，从圣歌声里醒来。头部和腿部的伤口，缠满了绷带，非常疼痛。



一个扛枪的岗兵，不时向里张望。张嘉庆看见他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你干什么！”官兵见他挺愣，害怕地说：“连长叫我给你站岗！”



他迷糊地睡着后，梦见江涛在怒视着他。他很惭愧，悔恨不该讲些和江涛对立的话。自己只知道勇往直前，却不认识环境，没有对策，因而就没有胜利！他哭了，眼泪浸湿了枕头。



忽然，他觉着一只温凉的手放在脸上，警惕地睁开眼一看，是那个女医生。女医生见他醒了，轻轻地问：“好好的，你哭什么？”张嘉庆说：“痛得不行，活不成了！”



女医生画着十字，安慰说：“没伤着筋骨，过几天就好了，不要着急。”这时，牧师走过来，厌恶地说：“哼，哭什么，有劲起哄，这算什么。不信耶稣的家伙们，无神论者！”



牧师走后，朱老忠提着包袱进来了。张嘉庆一见他，机灵地说：“爹，你可来了。”朱老忠说：“我来了，孩子。”



朱老忠要看张嘉庆的伤口，女医生阻止不让看。张嘉庆把身子向后退一仰说：“看，我的脑子震坏了，活不成了！”朱老忠一怔，浑身打哆嗦。女医生见他俩难过，不由鼻子一酸，眼里含满泪花。



这时，牧师又走过来，讨厌地说：“红脑袋瓜子，不信耶稣，蚊咬蝎蜇也成了大病！”张嘉庆反驳说：“难道枪子打在你的身上就不疼？”



牧师走后，朱老忠关心地问：“你的伤势究竟怎样？”张嘉庆说：“大伯，不瞒你说，是肉皮的事。”说完，两个人会意地笑了。



他俩正说着，一个新换的岗兵走进来。朱老忠一看是冯大狗，忙说：“你在这儿吗？要知道，早就来找你啦！我这会儿拉洋车，天天在这门口等座。他是我个亲戚，拜托你多照顾。”



牧师听到他们的说笑声，隔着窗口说：“老头儿，不要高声喧哗！”等牧师走远，冯大狗说：“哼！纯粹是美国奸细！”



朱老忠走后，张嘉庆跟冯大狗聊天说：“那天晚上跟着江涛的就是你吧？”
冯大狗说：“是啊，那咱们是一家人了。”



过了些天，女医生进来说：“按照天数，伤口该好了。现在觉得怎样？”张嘉庆说：“还是不好，腰酸腿疼，脑袋沉重！”她对站岗的冯大狗说：“可让他拄拐到外边散散步吗？”冯大狗说：“可以吧！”



牧师听见了，把冯大狗叫出去，说：“这个‘平头’，要小心点，一出错，我可担不起责任！”张嘉庆知道，“平头”是死刑的暗语。



冯大狗来到屋里，便把牧师的话对他说了。张嘉庆见他出于同情心，便大胆地说：“再拉咱一把，帮我出去吧！”冯大狗说：“好吧，你不要着急。”



说着，张嘉庆把朱老忠送来的鸡蛋和挂面转送给他。冯大狗感激地说：“当个穷兵，连一个人也混不住，还得沾你的光。”张嘉庆说：“咱是老朋友，不说这个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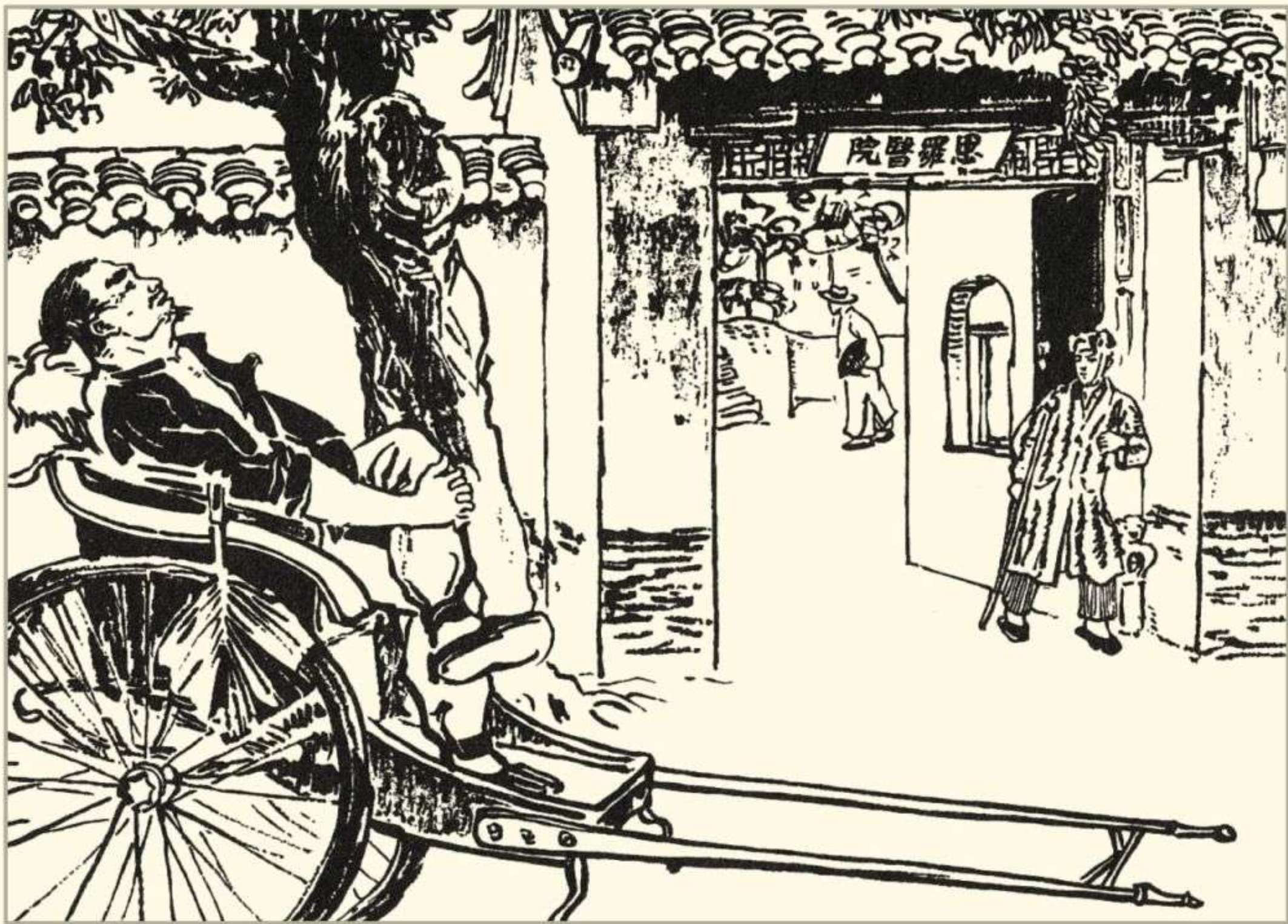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两天，又遇上冯大狗站岗，张嘉庆想到外边溜达溜达，冯大狗就扶他到房外的草地上转悠。这时，忽然一个洋车夫走了过来。



他们一看是朱老忠。朱老忠撇着天津口音说：“上哪儿去，你们要车吗？”张嘉庆说：“等着吧，迟早要坐。”冯大狗向四周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你这拉车的真乖，做买卖做到家门口了。”三个人都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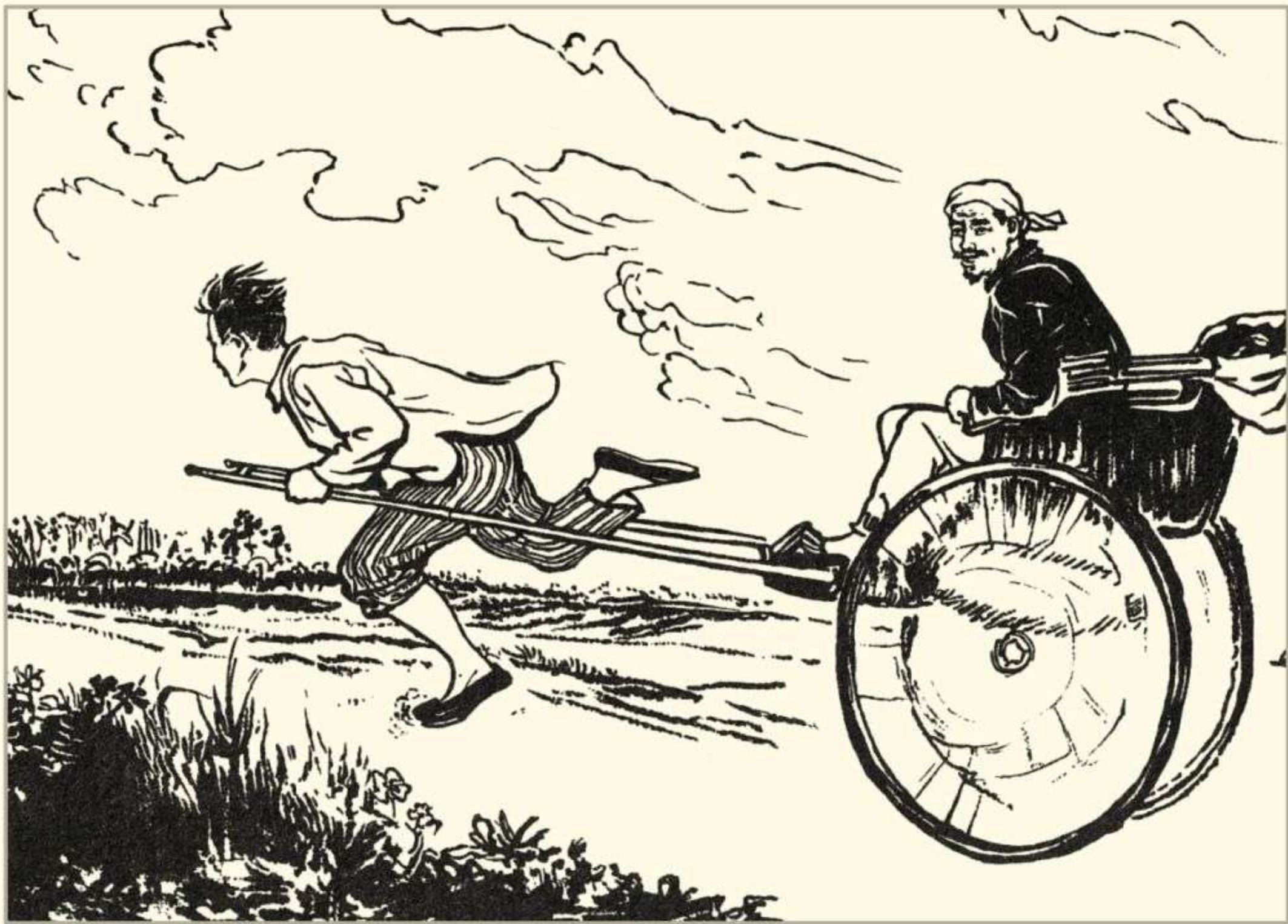
朱老忠临走说：“什么时候坐车就来吧，反正我整天不挪窝。”朱老忠走后，冯大狗就扶嘉庆回到病房。张嘉庆故意嚷着说：“呀，腿真疼呀！”冯大狗故意大声说：“你自找的，活该！”



第二天午睡的时候，四周静得很，张嘉庆抽空儿拄着拐走出来。他站在石阶上一看，甬道边的洋槐树下停着那辆洋车，他喜出望外。



朱老忠猛地醒来，对张嘉庆说：“别问价钱，上车吧！”张嘉庆跳到车上，撕下绷带，头上包了块毛巾。朱老忠抄起车把，撒腿就跑。



出了南关，累得朱老忠满头大汗，张嘉庆说：“大伯，你坐上，我跑两步给你看看。”忠大伯怕他跑不动。其实，张嘉庆的腿早已好利落了。张嘉庆拉着车子，像个出笼的小鸟，跑得飞快。



跑到一棵大树下，打算停车休息一下。两人刚刚站稳，后边一个扛枪的大兵追上来。张嘉庆忙拉忠大伯钻进庄稼地。



朱老忠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冯大狗，朱老忠问：“怎么你也来了？”冯大狗气喘喘地说：“一看没了，我还等着住军法处？一出城看见你们，我就跟上啦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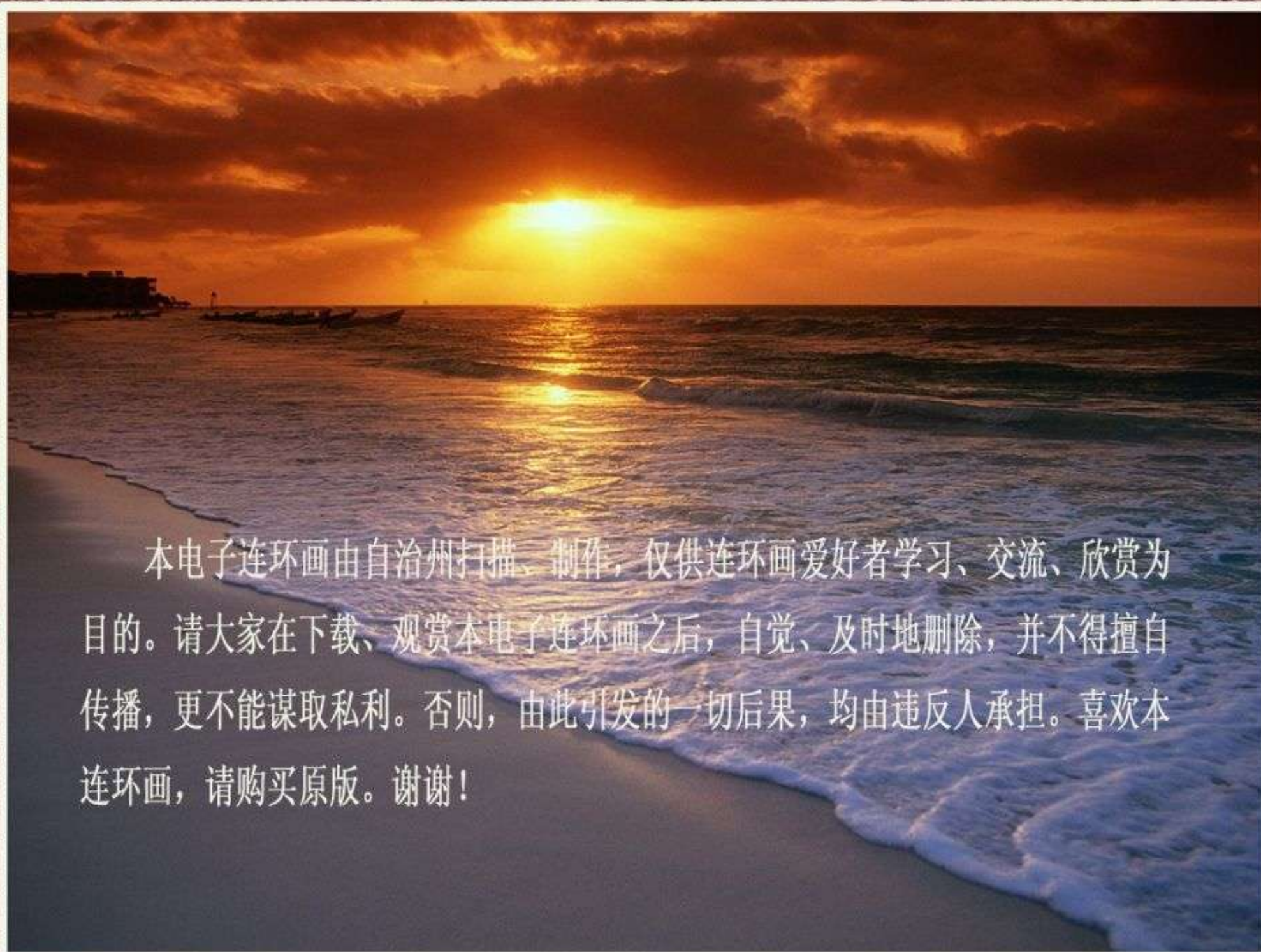
张嘉庆调皮地说：“忠大伯，你看咱们多阔，还有保镖的！”冯大狗说：“那真不假，要是有人追来，管保叫他嘴啃地！”说着，拉了下枪栓得意地笑了。



凉风洗涤着汗水，真是舒服极了。忠大伯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这真是放虎归山呀！”不错，这句话预示着冀中平原将要掀起壮阔的风暴啊！

启 示

我社启动了老连环画再版工程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在我社出版过作品的部分作者与我社失去了联络，希望未能与出版社取得联系的作者及家属尽快与我社联系。



本电子连环画由自治州扫描、制作，仅供连环画爱好者学习、交流、欣赏为目的。请大家在下载、观赏本电子连环画之后，自觉、及时地删除，并不得擅自传播，更不能谋取私利。否则，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，均由违反人承担。喜欢本连环画，请购买原版。谢谢！